

## 楔 子

紅屋牛排，創立超過三十年的老西餐廳，不像時下年輕人愛去的連鎖西餐廳，有摩登的裝潢、時髦的飲食，這裡的裝潢是德國傳統餐廳風格的紅磚屋頂白牆面，餐廳內可以看見歲月的痕跡。這是狄曉嵐從小吃到大的西餐廳，充滿了回憶的地方。

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冬天的陽光將她素淨的小臉映照得蒼白，清秀的五官不特別出色，更不會引起人驚艷的回頭多看兩眼。

她面前擺著的是剛送上來的主菜，鐵盤上煎得金黃色的菲力牛排，六分熟度肉質柔嫩，牛排刀切下去可以看見美麗的粉紅色斷面，沾一點點海鹽就很好吃，是狄曉嵐從小吃到大的好味道。

小時候只要她表現好，媽媽就會帶她來這裡，無論是在學業上有了明顯的進步，或者將練習曲彈得讓媽媽滿意，媽媽就會以此獎勵她。

今天的牛排還是跟她小時候吃的一樣好吃，但媽媽卻不在了。

狄曉嵐滿心對母親的思念，想起了過世月餘的媽媽，正要陷入難過的時候卻被坐在她對面人的舉動嚇了一跳。

「這臭小子！明明答應我了！」啪的一聲，婦人生氣的拍桌子，也拍掉了狄曉嵐湧上的淚意。

拍桌子的婦人有一雙英氣的濃眉，狄曉嵐對她不陌生，她是媽媽生前最好的朋友，她喊了很多年的倪姨。

林倪本就立體的五官因為怒意而顯得兇惡，一副生氣到極點的模樣，咆哮著道：「都幾點了，死去哪？！」

也不能怪倪姨生氣，今天約在這麼正式的餐廳吃飯，是因為倪姨給她安排了相親一是的，以結婚為目的的相親。

她十歲那年爸媽就離婚了，母女倆相依為命多年，媽媽一個月多前不敵病魔過世，生前最擔心的就是她一個人沒有成家，為了讓媽媽放心，所以她答應了媽媽會找個伴，不會孤單一個人，而疼愛她的倪姨知道了她欲結婚的意圖，便高興的說自己有個單身正值適婚年齡的兒子，她也才知道原來倪姨打她主意很久了。

她並不討厭跟倪姨相處，想著反正是倪姨的兒子應該不會差到哪裡去，也就答應了相親，約在這家知名的紅屋牛排。

但距離約定時間已經超過了一小時，她們都吃到主菜了，倪姨的兒子還是沒來。

「倪姨，」狄曉嵐開口，聲如其人，她看來內向，聲音也是小小的，語調也很溫柔，安撫著盛怒中的長輩。「別生氣了。」

林倪看了眼柔柔順順，等了一個多小時都沒生氣的女孩，更火了，火速地站了起來。「妳先吃！我去外頭打電話！」她抓了餐桌上的手機離席快步走到外頭去，氣勢洶洶地猛撥電話。

「倪姨！」

林倪走得太快，狄曉嵐看著她像火車頭般匆匆往餐廳外頭走，而且林倪還很聰明的將包包等貴重物品放在座位上，讓狄曉嵐不敢站起身追出去。

透過玻璃窗望出去，她看見倪姨對著電話那頭大吼，她在旁邊聽了一個多小時了，倪姨的兒子LINE不回、微信未讀，就連電話都轉入語音信箱，倪姨現在的大吼大叫絕對是在給兒子電話留言，倪姨已經打好多次了……狄曉嵐只能長長嘆息。

「唉。」狄曉嵐忍不住望向餐桌，擺在面前的只有一盤主菜，而倪姨的桌前擺滿了前菜、沙拉、

麵包、濃湯.....以及主食，她一樣都沒碰，一口都沒吃。

狄曉嵐深覺這樣好吃的餐點冷了，真是可惜了。

左手自然地垂在身前，右手下意識地觸碰左手手腕上的白金手鍊。

細細的一條白金手鍊，上頭有五朵精緻的小花，襯得她纖細的手腕看起來很有氣質，這麼美麗的飾品不是她的品味，而是媽媽—這是媽媽送給她的最後一份生日禮物。

那時候媽媽明明住院了，卻還是神通廣大的拿出這條手鍊給她，慶祝她的二十六歲生日，她捨不得把這麼漂亮的手鍊戴上，一直收藏著，直到今天出門前看見它躺在梳妝檯上的珠寶盒裡便戴上了。

「媽媽，我會好好的。」狄曉嵐聲音小得像耳語，是說給自己聽也是說給在天上看著她的母親聽。媽媽的尾七法會上周辦過了，媽媽被病魔折磨了好久，能放手離開是最好的了，因為就此不痛苦了。

那麼，她也會好起來的。

也許是剛才倪姨拍桌子的聲音太突如其來，讓她難過的情緒消散了，對了，說到倪姨—

狄曉嵐視線看向還在餐廳外頭對著電話咆哮的林倪，首先呢，就是要跟倪姨婉轉又堅定的說明，這次的相親她會當成是出來跟長輩吃頓飯。

因為她覺得對方真的不行呀，這樣讓媽媽擔心、生氣，孝順的她覺得，人來不了，好歹也打電話講一聲呀，這樣讓長輩等算什麼呢.....

狄曉嵐不想疼愛自己的長輩氣壞身體，才想要起身去勸長輩息怒，回來好好吃頓飯，就看見站在外頭的林倪身體晃了晃而後倒下。

「糟了！」狄曉嵐反應很快的站了起來，直接衝到餐廳外，朝昏迷倒地的林倪衝過去—

# 1

## 第 1 章

明天大概又變天了吧？進入睡眠中的狄曉嵐迷迷糊糊的想著。

春天後母面，白天還燠熱的讓人忍不住開冷氣，深夜卻突然氣溫驟降讓人感覺到冷，她睡意矇矓地伸手在床上胡亂抓找被她踢掉的薄被。

她以為能順利的將被子扯蓋到身上將自己捲成一團，意外發現受到了阻力。

有人跟她搶被子，誰？

她迷迷糊糊的翻身，微微睜開眼睛，黑暗中她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張熟悉的男人面孔，而她的被子大半被男人捲去了。

她的床上有個男人這事並沒有讓她驚得跳起來，而是心存懷疑的想著：是真的嗎？還是她的幻覺？

「呼.....」

男人濃重規律的呼吸聲傳入耳中，再再告訴她眼前的畫面不是幻覺，因為睡意而迷濛的雙眼瞬間清明。

就著沒有燈光的房間，她動作輕巧地微微抬頭望向男人那頭的床頭櫃，冷光電子時鐘顯示現在是凌晨六點。

她昨天晚上十一點就上床了，他什麼時候回來的？怎麼也不叫醒她呢？就這樣靜悄悄地上床來……

狄曉嵐清秀嬌弱的臉龐浮現了心疼神色，她壓抑著衝動不敢伸出手觸碰睡夢中男人的臉，不敢觸碰他明顯可見的黑眼圈，怕驚醒了他的好眠。

她就這麼貪婪的看著男人好看的睡顏。

男人五官深邃，濃眉大眼，三十二歲了，皮膚保養得極好看不見毛細孔，但他膚色古銅，因此沒有脂粉味，高挺的鼻梁和薄薄的唇令他看起來男人味十足。此刻他因睡著閉上了眼睛，睡顏有著清醒時未有的溫和，不像睜開眼時，那雙炯亮好看的眼，黑色的瞳眸深邃，盯著人看的時候就像吸住了對方的靈魂，很多人都逃不過他的視線，就連狄曉嵐也不例外，像此刻光線不佳，但他的雙眸仍是黑暗中的一抹光……

欸？他什麼時候睜開眼睛的？

「吵醒妳了？」男人聲音沙啞帶著睡意惺忪，低沉的聲線像醇酒般醉人。

狄曉嵐聽見男人用這種口吻對說自己說話，不禁醉了。

然而更令她醉死的，是男人將被子一掀、大手一攬，將半臂之遙的她攬到身前，帶著男人體溫以及濃烈氣息的薄被將她覆蓋，驅走了清晨的涼意。

近，太近了，近得她臉紅，幸好光線不明掩去了她的羞澀。

男人額頭抵著她的，低低說：「還早，再睡一下。」

「嗯。」

狄曉嵐點了點頭，抵抗不了男人胸膛的誘惑，像隻小貓般偎進男人懷裡與他一同補眠。

以為自己靠著男人像火爐般的身體會緊張的睡不著，但聽見男人均勻的呼吸聲，加上他規律的心跳，這兩種聲音像最好的安眠曲，狄曉嵐覺得很安心，而安心之後睡意便來襲。

陷入深沉睡眠之前，她的小腦袋還不停的想著，她真是好運，嫁給了這個男人。

是的，她結婚了，相親後結了婚，她可以說是最幸運的女孩了，可惜這份幸運不能對外訴說，因為她相親、結婚的對象是當紅的男演員司空湖。

噓，她不會說的，這份讓女人嫉妒的幸運，是她的祕密。

早上九點，經過六小時的睡眠司空湖原地滿血復活，充滿了能量自動清醒過來。

近十年的演員生涯，為了適應拍片長期的睡眠不足，他的身體早就習慣用最少的睡眠時間恢復體力。昨天凌晨兩點多才回到家，梳洗完回到床上已經是三點，六小時的安眠，加上今天他是有目的回來的，因此精準的生理時鐘讓他睜眼，並不痛苦。

一睜眼便望見懷中睡得深沉的女孩—狄曉嵐，他新婚四個月的妻子。

她的長相並不特別突出，看多了演藝圈裡各種類型的美女，不奪目的狄曉嵐就像個素人一樣，她就是個素人，一個跟演藝圈八竿子打不著關係的普通上班族。

可這女孩成了他的妻子，是真正到了戶政事務所登記，換了已婚身分證的司空太太。

怎麼會這樣呢？這真是一言難盡。

司空湖欲下床，可他一動，懷中的女孩便被驚動的輕聲嚶嚶，他不自覺放慢了動作，用著跟稍早上床時一樣輕巧的動作輕緩地將狄曉嵐放回床上，下了床，離開房間前還不忘將薄被仔細蓋妥在她身上，動作有著他自己沒有察覺的溫柔和慎重。

司空湖踏出房門，到浴室洗臉刷牙一番後，走到了客廳。

大片的落地窗迎來璀璨的陽光，灑了一室金黃，從落地窗望出去可以看見社區中庭的樹木，一掃冬天的蕭條全都吐露了新芽，一片翠綠。

昨天太晚到家，司空湖累得沒有心思打量跟狄曉嵐的「家」，快速梳洗後便進房睡了。

「我走了什麼好運？」此刻他環視自家的客廳，讚嘆著。

行李還在玄關，昨晚胡亂脫下的鞋子也凌亂的丟在地上，眼前有著三十坪大的客廳，在他不在臺灣期間短短月餘便煥然一新。

本是空曠的客廳擺了一張能讓八人坐的米色L型布沙發，一臺全新的四十八吋液晶電視，超過兩公尺長的白色電視櫃頗有質感，鏡面烤漆能反映出人的臉，上頭有一應俱全的影視設備，而在電視櫃旁有一整櫃影片，全都是他收藏多年的電影，櫃體還加上了門，不讓他的收藏蒙塵。

電視跟沙發之間的距離大得足以擺張軟墊，讓人邊看電視播放的影片邊運動，或者讓私人教練來家中進行訓練—這是狄曉嵐接手裝潢時，他唯一的要求。

大片的落地窗配上了白色窗簾，為了通風並未完全將門關上，因此窗簾隨風飄動。

而家中的燈光也都煥然一新，四年前買下這處房產後用的是建商給的白色日光燈，他長年在大陸拍戲，一年回臺灣的次數也有限便無心弄房子，想著裝潢也不過是花大錢養蚊子，故只簡單的買了床、家電，就這樣湊合住了幾年。

如今換上了柔和的黃光，加上各個角落多了各種造型美觀時尚的燈具照明，完全不一樣了。

客廳沙發後方擺了一張古味十足的書桌，意外的與溫馨現代風格的客廳合拍，司空湖知道那是特地給他闢出來讓他研讀劇本的地方。

「你那個倉庫被曉嵐弄得像個家了，她堅持不讓你找人花大錢裝潢是對的，如果是你啊，肯定只是花錢了事把住處弄得像樣品屋，曉嵐可不是了！你回來看就知道，她超會理家，給你省很多錢，又懂事的不想給你添麻煩……我怎麼覺得我給你騙了個好媳婦？」

司空湖想起在大陸拍片時，例行跟老媽電話問安，老媽不只一次提起他的妻子將他的住處搞得很像樣。

老媽一直嫌棄他的房子只有床和破沙發，以及一堆他因為喜歡不知哪裡撿來的東西，有時是一片木製的招牌，或者一塊五〇年代的廣告，偌大的空間搞得像倉庫、垃圾堆—倉庫和垃圾堆一直都是老媽對他住處的嫌棄暱稱。如今好了，媽媽不能再說他的住處像倉庫了吧！

司空湖滿意的瀏覽著兩個月不見的家，一邊走向廚房打開流理臺上頭的櫃子，找到了他愛喝的烘焙咖啡，使用咖啡機給自己弄壺醒神的黑咖啡。

很快的，空氣中飄散著咖啡的香氣，司空湖的神思跟著飄遠。

說真的到現在結婚四個月了，他仍不明白狄曉嵐為何答應要嫁給他，因為他們的第一次見面—他們的相親，他可是遲到了超過兩小時，還是在醫院裡見面的。見面的那一瞬間，他清楚看見她有多震驚，加上他娘臉上的心虛，讓他敏銳的察覺到在見面之前她不知道自己的相親對象，就是他司空湖……

「你醒了。」

沉浸在咖啡香中的司空湖聽見一個細嫩的聲音，回頭就見身形單薄的狄曉嵐站在客廳裡，一臉的睡眼惺忪。

「怎麼不叫我？」狄曉嵐揉揉眼睛，努力讓自己睜眼。

司空湖眼神一凝，看著狄曉嵐穿著寬寬鬆鬆、長到腳踝的灰色連身裙，又黑又直的頭髮披在肩上

給人羸弱的感覺，狄曉嵐的五官雖不奪目，卻是會讓人心情放鬆的女性類型。

不過這女孩的外表騙死人不償命，她的性格可一點也不像外表和聲音表現出來的嬌柔。

司空湖揚了揚眉，給自己添了一杯咖啡，慢條斯理地道：「看妳累，便沒叫醒妳。」

這也是他選中她的原因。相親那天他性格強勢又嗜吃美食卻患有糖尿病的老媽，吃了降血糖的藥後因為他的失聯氣到什麼都沒吃，最後血糖太低而昏倒送醫。

當因為班機誤點約會遲到的他趕到醫院時，正好聽見不想吃醫院餐點的老媽在抱怨醫院伙食不好吃她不要吃……

結果就被罵了。

「不好吃也要吃，以後妳只能吃這個！倪姨，認識妳這麼久我都不知道妳有糖尿病，要不是今天妳昏倒送妳來醫院，我也不知道妳這麼虐待自己的身體一早上吃了降血糖的藥後竟沒有再進食，中午一桌好吃的東西也一口都沒吃，讓血糖低到昏倒了。」

「以前妳到醫院看媽媽都會給我帶吃的，那些蛋糕、小點心妳也照吃，還吃那麼多！如果我早知道妳有糖尿病，一定會阻止妳的。」狄曉嵐口吻嚴厲到不行。「以後絕不能再這樣了。」

「可我到這年紀了，吃什麼還要小心……」林倪心虛，說話彆彆扭扭的。

「又不是永遠都不能吃了，妳現在人在醫院就配合一下嘛！剛才我還聽醫生說妳兩年都沒有檢查，就只有拿連續處方箋，真是的，妳怎麼會逃避看醫生呢？糖尿病要追蹤呀，誰知道妳的血糖有沒有穩定，吃的藥要不要調整，要不要打胰島素控制……」狄曉嵐碎念著，覺得林倪真是太不愛惜自己身體了。

「我才剛失去媽媽，倪姨，我不想看妳也跟著倒下，糖尿病好好控制也是可以有健康生活的，我不想以後得去洗腎中心看妳。」

司空湖看著眼前身形嬌小，又因為剛睡醒而一臉迷糊的女孩，想起外表看來戰鬥力零的她當初如何把他那個兇悍的娘給馴服了，不只乖乖吃下控制血糖的餐點，就連之後也開始注意養身，不再大吃大喝讓血糖起伏不定，甚至趁那次住院聽她的話做了全身健康檢查，他不知道有多感激她！他可是勸了很久要老媽做健檢，老媽死都不願意，說多了就要跟他吵架。

所以他就覺得把這個女孩娶回家肯定沒有婆媳問題，因為他老媽肯定會聽她的話。

「應該叫醒我的，你的行李要整理。」狄曉嵐說著就主動去拎他擺在玄關的行李箱。

他們從見面相識到結婚，不到兩周就決定了，時間非常倉促，婚後也聚少離多，但他每次回來，她都會自動幫他整理行李、清洗大量的衣服，就像一個正常妻子會做的。

「先別忙，我們要趕著出門。」司空湖阻止了她去拖行李箱。

他太清楚行李裡有什麼東西了，除了他的髒衣服，還有一大堆小東西，要收拾會花上很多時間，這時候絕對不能讓她打開行李箱，否則可有得忙了。

「出門？」狄曉嵐迷迷糊糊的望著他。

「今天是妳媽冥誕，妳要去山上看她不是嗎？」看她迷糊不解的臉，司空湖主動說道，態度像是說今天天氣很好一樣。

「你怎麼會知道？」狄曉嵐完全的清醒了，吶吶的看著眼前的男人，為他記得母親的冥誕而感動不已。「你……就是為了我媽的冥誕回來的嗎？可是你正在拍戲……」狄曉嵐記得他拍的戲還有一個月才會殺青，正在趕拍攝的進度。

「我向劇組請了三天假，周一送妳上班後我就得趕飛機回劇組。」司空湖的語調平鋪直述，沒有

任何的起伏。

他是為了她的事回來，盡一個丈夫的責任—狄曉嵐想起了他們在討論結婚一事時，司空湖對她說的話—

「我不排斥跟妳結婚組織家庭，第一個原因是我媽喜歡妳；第二個原因是妳把我媽罵得無話反駁，我差點笑出來。」

「我們沒有感情基礎，我向來覺得感情不是婚姻必備的要素，我沒時間戀愛，但可以承擔一個家庭的責任，一個丈夫該做的我會做到。我的工作性質特殊，加上短時間內無法籌備婚禮，因此我們只能先登記，還有我可能一年難得回來幾趟，妳嫁了我就要請妳代我留在臺灣照顧陪伴我媽，把我媽交給妳，我很放心—這樣的婚姻妳願意的話，那麼，我們就結婚吧。」

司空湖跟她討論婚事時很坦白，也讓她有心理準備，這段婚姻她寂寞的時間會很長很長，這個男人對於自己的照顧不會那麼的體貼和面面俱到。

但沒關係，她選擇了用相親的方式走入婚姻，就不會對愛情有期待，決定嫁給這個男人，那麼她就沒有怨言。

可她沒有想到他口中「一個丈夫該做的」，包含了她媽媽的冥誕他會排除萬難回來陪她一同度過這一天，讓本來對感情未有期待的她訝異不已。

心中漲滿好多情緒，狄曉嵐壓抑不了，她情不自禁撲進他懷抱裡，雙手緊抱著他，為他今天出現在自己眼前感動不已。

「謝謝你、謝謝你回來……謝謝你。」這麼重視我的媽媽。

司空湖像是早就準備好等她投入懷抱，不因為她突然的舉動而意外，他雙手回抱住懷中的女孩，嘴角噙著意味不明的笑。

「傻瓜，這有什麼好感動的？」他笑著摸摸她的頭，他展笑時軟化了剛毅的臉部線條，大掌撫著她柔細的髮，她的好髮質令他愛不釋手。「我們是夫妻，這是我應該做的一時間不早了，我媽要打電話來催了，我去換個衣服妳也準備一下就出門了，先去接媽吃早餐，然後一同去祭拜妳母親。」司空湖將她推出自己懷抱，催促她快快準備出門。

被推開了，狄曉嵐有一點點失落，更有因自己方才太過熱情的害羞，她朝司空湖羞澀一笑後跑回房間去了。

今天是媽媽生日，她有好多好多話要跟媽媽說。狄曉嵐想著，還沒跟媽媽說她結婚了，而且她嫁的男人是她的初戀對象……

## 第 2 章

狄曉嵐的母親火化後，安置在一個可以看見海的私立墓園，說近不近，說遠不遠，就在淡水。

狄曉嵐看著母親的照片，是媽媽生病前美麗的模樣，不是那個被化療摧殘得瘦弱不成人形的樣子，她内心複雜，為媽媽不再為病痛所苦而欣慰，又為媽媽不在身邊而難過著……

「碧落，我來看妳啦！還帶我兒子來，給妳看看女婿，都說了我兒子是帥哥沒騙妳吧，我也保證他絕對不會對曉嵐不好，瞧，為了妳生日，他可是特地回來的！他片場可遠了，這一路很辛苦的，怎麼樣？對這個女婿滿意吧？如果妳滿意，就給我一個聖筊。」

噹噹一兩個十圓硬幣落在地面上發出清脆的聲響，讓有些感傷的狄曉嵐眨了眨眼，順著聲音望去就看見林倪早就將香拿到大殿插好，回來跟媽媽聊天了。

「哈，聖筊，算你有眼光！」林倪哈哈大笑，撿起地上的十元硬幣，笑笑抬手碰了碰好友的遺照，眼中有著壓抑的淚光。「安啦，我這麼喜歡曉嵐，早打她主意給我當媳婦，我絕對不會欺負她，不會有婆媳問題，當然也不許我兒子欺負她，如果他欺負她，我就把他折了！」

林倪眼中的淚光讓狄曉嵐清醒過來，難過的永遠都是被留下的人。媽媽如果還在的話，也不希望她一直難過消沉。

所以她也用著輕快的語調對著母親的塔位訴說，「媽媽，生日快樂，我來看妳了，我很好，妳在天上不用擔心我。還有我結婚了，嫁給倪姨的兒子，他們都對我很好……」

提到了結婚一事，狄曉嵐下意識地抬頭看站在身邊的男人，高大挺拔的身姿，遮陽的墨鏡掛在胸前，就算是輕便的T恤、牛仔褲也掩不了他的明星氣息。

這麼個大明星特地從片場飛回臺灣，舟車勞頓的就為了給她媽媽上炷香，媽媽若知道她嫁了個這樣的男人，也會為她開心吧。

許是察覺到她的注視，司空湖回頭與她四目相交。

她像是被抓到的松鼠，快速的轉過頭繼續念有詞。

司空湖眼神閃了閃，他並未錯過狄曉嵐方才的表情以及快要掉下來的眼淚，是老媽的聲音讓她改變了臉部表情，她故作輕快是不想讓他媽難過吧？

他常常聽老媽提起余碧落這個好朋友，他瞭解自己的母親，能讓她認定為朋友的人不多，前陣子媽媽在電話中總提起余碧落生病她有多麼的擔心和心疼—可惜，媽媽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最後仍不敵病魔的摧殘。

執香拜了再拜，司空湖對著眼前余碧落的照片，他未曾一見的碧落姨，他的岳母，默默地說著自己想對這位長輩說的話—

我是司空湖，我跟曉嵐結婚了，我會對她好，盡一個丈夫應盡的責任，媽媽，這是我對您的承諾……祭拜完後，他執著香要去大殿將香插上，看見狄曉嵐還拿著香，對著母親細語，心想她應該有很多話要跟自己的媽媽說，也就不打擾她，給她獨處的空間。

「妳跟媽媽再多說點話，慢慢來不要急，我在外頭等妳。」說完便拿著香轉去大殿。

司空湖要離開前，也不忘將自己老媽給拎走。「媽，走吧。」

「幹麼？」林倪也想要跟好友再多說兩句話。

「跟我出來就對。」司空湖朝母親使了個眼色，心想他娘怎麼就這麼遲鈍？沒看見她在這裡，曉嵐連想難過都不敢嗎？

「喔喔！」林倪這才意識到，對呀，也許曉嵐有心事要跟媽媽說，她在這裡聽做什麼？「曉嵐，妳跟妳媽媽說悄悄話，我們在外面等妳，別急，想說多久就說多久，不要怕耽誤時間啊。」

見母親還在囉唆，司空湖忍不住皺眉頭，稍嫌粗魯的將人扯了出去，母子倆馬上鬥起嘴來。

「你這麼用力扯做什麼？我是你媽！」

「我有這麼不懂看人臉色的媽？」司空湖一臉嫌棄。

「你反了你，這樣跟你娘說話！」林倪跳起來想要搓揉兒子俊顏，可惜她不只把兒子生出一張風靡亞洲的帥臉，還有一米九的傲人身高，她就算助跑彈跳也揉不到兒子那張臉，因此又更氣了。母子倆吵著走遠。

「噗嗤。」狄曉嵐看著那對母子打打鬧鬧，不禁笑出聲來，這回算是真的驅散了心中的難過。

「媽媽，我結婚了。」在沒有人看見的時候，狄曉嵐情不自禁地伸手觸碰母親的照片，又報告了一次。「是相親結婚的，本來我想拒絕，因為倪姨的兒子遲到了好幾個小時，後來才知道原來他沒跟倪姨說一聲就跑到美國試鏡，結果班機誤點了十小時，他才沒趕上相親……」

說著說著，狄曉嵐探頭看著遠在大殿外頭的司空湖以及林倪，即使他們之間的距離遠到聽不見她接下來要說的話，但她還是很小心壓低本來就小聲的音量。

「最後我還是變卦答應了，這麼沒有原則……媽媽不要生我的氣，妳跟我說女孩子要有原則的……可我看見阿司領班，就覺得嫁給曾經喜歡的男生、我的初戀，比起跟完全沒有相處過的相親對象結婚要好得多了，起碼我不討厭跟他生活……」說著說著，自己臉紅了。

「媽媽我只告訴妳哦，我結婚的對象就是我喜歡的人，妳記不記得我十六歲的時候去打工，妳那時候好生氣，妳捨不得我，我也捨不得妳辛苦賺錢養我，想幫妳分擔……那時候帶我的就是司空湖，當時他還不是大明星，是我打工那間義大利餐廳的外場領班，一開始我好怕他的，他工作時很嚴格，而我菜單都記不住……」

狄曉嵐對著母親的照片說話，就像母親一直在她身邊。

「不想妳擔心才一直都沒有告訴妳，打工的時候……爸爸來了，還有他的新家人，當時我被爸爸和他的新太太和新女兒為難了，我差點在餐廳哭出來。」

狄曉嵐隱瞞了很久怕母親知道會傷心的事情，到現在才敢說。

「是阿司領班幫我解圍，他抱住我擋住爸爸的視線，告訴我不要哭，不要讓那些人露出得意的笑容，那時候我就喜歡上他了，可惜他只帶我一個星期就離職，我的初戀沒能來得及有結果。所以知道他就是倪姨的兒子，還是我的相親對象時，我真的嚇呆了，覺得很驚訝，還有覺得……驚喜。」狄曉嵐怕被別人聽見她的祕密，也就越說越小聲。

「他不記得我是誰，不記得以前他幫過我……他很忙，我們很少見面，也還不熟，可他對我很好，媽媽妳放心，我會好好的……為了妳，我一定會好好的生活……」

山上的風強勁得吹亂了狄曉嵐的頭髮，她細細小小的聲音也被吹散在風中，吹到了雲端之上……她說了什麼呢？說那麼久一這個疑問閃過司空湖的腦中，令他一楞。

是控制慾發作了嗎？連她在想什麼都好奇，要不要給人隱私了？

司空湖轉回視線，不再望向正在祭拜母親的狄曉嵐，抬頭望向天一頭頂上熾熱的太陽很刺眼，還未到夏天便是這樣炎熱的天氣，他下意識地戴上了墨鏡。

嗯……似乎有些太安靜了。

意識到詭異的安靜，司空湖撇過頭去看太過安靜的母親時，正好聽見母親的手機響了起來。

「喂—對，我叫車沒錯，到了嗎？三分鐘？好好好，我就在門口等。」

是母親叫車的電話，司空湖眉頭皺了起來，未等母親電話說完便問：「媽，妳叫車做什麼？」

林倪將手機塞進包包裡，對著有張帥臉的兒子長長的嘆了口氣，「真是個沒心沒肺的男人。」

聽見母親抱怨，司空湖挑了挑眉，對說出這話的母親露出「Excuse me?」的表情，很聰明的沒有開口多問。

一問了，母子倆肯定又鬥嘴。

「你自己說說，結婚四個多月了，你回來幾次？跟曉嵐有好好相處嗎？有約會嗎？不要因為她體貼你工作忙不吵不鬧，你就不把她當回事！看在你還知道今天是什麼日子趕回來的分上，我就饒

了你……」

沒完沒了的碎念，這叫饒了他？

司空湖抹了抹臉，告訴自己忍耐，這個念他的女人是他娘，他這輩子最愛的女人，父親過世後身兼父職養大他，他要忍。

「你不知道曉嵐為了你那個房子親力親為，好多東西都是她一個人弄的，假日哪裡也不去，就窩在房子裡整理你的東西都沒好好休息，也沒出去走走看看，你這次回來，本該盡你當丈夫的義務，陪人去走走逛逛……」

林倪還要碎念，但她叫的車來了，拯救了耳朵要被念聲的司空湖。

「看電影、吃大餐……總之你快帶曉嵐去約會，我跟人約了去貓空喝茶，走了。跟曉嵐說一聲，下周我要帶她去逛街、買衣服給她，不准她拒絕。」林倪說著，頭也不回的走向剛到的計程車。在母親上車前，司空湖忍不住開口，「媽，我難得回來，妳不跟我吃頓飯？」語氣帶著抱怨。

「就是你難得回來才要你好好陪你太太！要跟我吃飯多得是機會，明天晚上吧，餐廳訂好我跟你說。」說完也不理會司空湖有些哀怨的神情，逕自上車了。

司空湖真覺得他媽是個像風一樣的女子—明明上一刻還死活不願意離開要跟狄曉嵐一起祭拜，現在人就走了。

「我不懂女人。」司空湖下了結論。

「咦？」狄曉嵐跟母親說完話，踏出了寶塔大殿，在殿外只看見司空湖一人沒有看見一同前來的林倪，忍不住奇怪地問：「媽呢？」

「叫車走了。」司空湖神情沉靜的望著眼前的女孩，臉上神情莫測。

「走了？！」狄曉嵐嚇了一跳。「為什麼？」

小心地看向司空湖，想到方才他們母子倆的拉扯以及鬥嘴，不免擔心。「我問媽人在哪裡。」她掏出手機要打電話給林倪，把人追回來。

一隻大手伸過來拿走了她的手機，狄曉嵐抬眸，望著戴著墨鏡看不出表情的司空湖。

「別煩她，她去跟朋友喝茶。」司空湖的語氣平鋪直述，聽不出喜怒哀樂。

「啊？」狄曉嵐不懂這是什麼神發展。「我以為你們吵架了……」啊，她說了什麼？！這句話不該說。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望了司空湖一眼。

司空湖沒有生氣，反而露出玩味的神情望著她，「妳倒是瞭解我媽。」他娘跟他生氣的時候真的會掉頭走人。「放心，我們沒吵架，是媽要我帶妳去約會。」

「約、約會？！」狄曉嵐被這突如其來的兩個字嚇了一跳。「媽說的？」臉上一陣紅。

跟司空湖結婚之後，林倪也不要求兒子媳婦要跟自己同住，反而把他們趕出去，希望他們好好培養感情。

「嗯，媽說的，妳覺得呢？」司空湖薄薄好看的唇抿著，鼻梁上的墨鏡掩去了他的眼神，讓人完全看不出他的想法。「約會，妳說如何？」

「我當然好。」狄曉嵐直覺回答，但又想她是不是回答得太快了？抬頭看他，沒有從他臉上看出什麼，墨鏡真是給這男人添了神祕感—不對，這不是她應該想的。

現在的重點是，約會—司空湖是個公眾人物，而且還是個當紅的公眾人物，不會有人錯認的那種……兩人約會如果被發現呢？不會對他造成困擾嗎？

「可是你.....不好吧，我們還是回家好了。」狄曉嵐強壓下那想跟他出去的心情，為他著想。

「我既然開口，那些無謂的事就不是重點，唯一的問題只有妳想不想。」

這根本不用掙扎，結婚了，這個男人就是她的親人，四個月聚少離多的婚姻生活，她怎麼會不想跟他相處，像一般夫妻一樣出門。

「.....想。」

「那就走，先去吃飯。」司空湖嘴角微微上揚，伸手撥了一下她的瀏海，在她反應不及時，他邁開長腿走向停車場。

狄曉嵐立刻跟上。

司空湖開著休旅車載狄曉嵐下山，他穩穩的握著方向盤，掃了一眼副駕座的狄曉嵐想問她中午要吃什麼.....

「妳跟妳媽說什麼？說那麼久。」結果開口問出的是他拋不掉的控制慾，司空湖在心底罵了自己一聲。「很開心的樣子。」

罵完自己後，還是要繼續問到底。

再掃看她一眼，那張清秀的臉龐沒有初來祭拜時的隱忍壓抑，雙眸明亮，嘴角噙著笑容，看不出來難過的痕跡，司空湖發現自己鬆了口氣。

「呃，」狄曉嵐被他的問題嚇到了，不敢對上他的眼睛，她撇過頭假裝直視前方，小小聲地道：「我跟我媽說工作的事。」

她聲音很小，聽起來不像是說謊，也一定有跟岳母交代工作的事，但應該不只是工作而已，因為她語氣中帶著保留。

真是個不善說謊的女孩。司空湖嘴角上揚，也不拆穿她，順著她的話道：「喔？工作的事，沒聽妳說過，既然都跟媽說了，也跟我說說吧。」

「也沒什麼，我回以前公司上班，一樣的職位、一樣的工作，上司、同事們也都很照顧我，我還加薪了，讓媽媽不要擔心。」

司空湖點了點頭，表示知道，狄曉嵐從母親發現是癌症末期之後便辭職全心照顧母親，母親過世後休息月餘她便重回職場，雖然他覺得她不需要工作，他養得起，不過他長年不在家，她有事情做也好。

「還有呢？」這是想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了。

「啊.....」狄曉嵐實在招架不住他的問話，不想說謊但又不想說實話—她有向媽媽提到他。

看她面紅耳赤、支支吾吾的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的模樣，司空湖不用想也知道她肯定跟岳母提到他，她在男女應對上的生澀令他想笑。

這個女孩喜歡自己—這麼明顯的表現，司空湖自然都明白。

「中午要吃什麼？」他突然話題一轉，不再繼續窮追猛打。

「只能吃東西嗎？如果我想去一個地方，你能跟我一起去？」沒有被繼續追問，狄曉嵐鬆了一口氣，眼睛發亮的看著開車的男人。

「嗯。」司空湖並不反對改變計劃。「約會嘛，妳開心就好。」去哪裡都行，他有的是辦法變裝出現在大賣場，也讓人認不出來他就是司空湖。

「其實家裡太大，我還沒有完全整理安頓好，我想去買一些放在你更衣間的東西，我看見 IKEA 目錄上有不錯的衣架，想去看看，我們在那裡的餐廳吃瑞典烤肉丸當午餐，可以嗎？」

「好。」司空湖沒有反對的將車子開往敦化北路的 IKEA。「妳的書房收納不是很夠，我想給妳挑個放東西的架子，趁著這兩天在臺灣一起幫忙吧，否則我媽會說我虐待妳，房子的事都丟給妳，好歹也盡分心力……妳把房子弄得很好，真的像個家了。」

司空湖想到忘了要讚美她一下，拒絕他找來有名的室內設計師，花大錢裝潢房子，她給他省了一大筆的預算，並親自佈置出一個溫馨又舒適的家。

「如果不麻煩的話。」狄曉嵐望著主動說要幫她的司空湖，內心漲滿了喜悅。

她帶著滿心喜悅，跟著丈夫一同共度周末。

假期總是特別短暫，咻一下就過了，明天是星期一，狄曉嵐要上班，而司空湖也要搭早上十一點的班機到西安，趕回劇組報到。

想到接下來又是一個人在家，狄曉嵐有些失落，但她仍打起精神給明天一早就要出國的司空湖整理行李。

「襪子、內褲、衣服、褲子、麵條、肉鬆、罐頭……」她點著行李裡的衣物，想著自己遺漏了什麼，雖然司空湖有助理、經紀人照顧，可她還是覺得要幫忙準備些他愛吃而且在外地很難吃到的東西。

「啊！還有我上次買的維他命 C 和營養品。」想到缺了什麼，便匆匆站起來去櫃子裡翻箱倒櫃。洗了個舒服的熱水澡踏出浴室的司空湖，正用毛巾擦拭自己的頭髮，本想回房的，結果就聽見客廳傳來狄曉嵐的聲音，他探頭看向客廳想知道她這麼晚不睡覺在做什麼。

晚上跟媽媽吃晚餐，結束時已經九點多了，開車回來住處，時間更晚了，她明天還要上班呢，這時間在做什麼？

一探頭就看見穿著睡衣的人兒，赤著腳跪坐在客廳攤開的行李箱旁，司空湖這才想起來他的行李從回來都沒收，明天要出門了，也還沒準備要帶去劇組的行李。

「怎麼還沒睡在給我收行李一別弄了，明天阿昇六點就過來，他會收拾。」司空湖口中的阿昇是跟了他七年的助理，也是司空湖的大學學弟，幫他做事多年了，是很親密的工作夥伴，自然也知道狄曉嵐的存在。

「瑛姊說你下次回來是一個多月後，我怕你會想念臺灣的家鄉味，但你又不能吃太多，所以給你準備一小袋的泡麵。媽說你喜歡吃金龍的肉鬆，我也給你買了一小包，還有一些感冒藥和營養補充品讓你帶去，襪子我都買了新的……」

她聲音柔柔的，叨叨絮絮的說著，司空湖覺得她就像個擔心丈夫出遠門的太太—什麼像個？她就是他的太太。

「知道了。」聽她叨叨絮絮也不覺得煩，沒有客套的說謝謝，只是一句知道了。

這麼一句簡單的知道了，卻讓她清秀的小臉亮了起來。她漾開笑容，一臉開心，像是他的回應之於她是快樂的泉源。

「你不嫌我煩就好，對了，你帶回來的東西，你沒跟我說是要送人的，還是要留下來，我都擺在茶几上。」

經她一說，司空湖才想起他帶回了一些小東西都沒處理，昨天陪同她去祭拜她母親，下午他就跟扛回來要自行組裝的置物架搏鬥，都忘了他帶回來的禮物。

司空湖原本行李箱裡的東西都被清出來了，那些髒衣服昨夜就洗乾淨，正晾在陽臺上，至於他帶回來要給親友的小東西也都分門別類在客廳桌上擺好。

「我給媽買珍珠粉，她說上回的吃完了讓我再買，今天吃飯忘了，妳再幫我拿給她。」又指了指一些小裝飾品，說明那是自己的收藏，讓狄曉嵐找地方擺好。

最後還有兩個包包，深藍色和天藍色同款不同色，被壓得扁扁的，款式中性，看起來不像是司空湖這個男子氣概十足的大男人會使用的包款。

「這個呢？」拿起一個沒有被分配到的包包，狄曉嵐問道。

司空湖定定的看著她，眼中閃過光彩，他神情輕鬆又鎮定地道：「那是給妳的。」

「給我的？」狄曉嵐露出驚訝的表情。「包包……給我的？」不敢相信。

「兩個都是妳的—我看妳常常帶工作回來，妳那個裝資料的袋子舊了也壞了，看起來不好擋，我看劇組的女演員用這個包，感覺還不錯，很適合妳用—怕妳捨不得，所以買了兩個。」司空湖語調平淡的說話，一副沒有什麼的模樣，其實他內心期待著。

把演技發揮在自己太太身上實在太過分，但他忍不住想要戲弄她一下，看她會有什麼表情。

「給我的……」狄曉嵐說不出話來，只能吶吶的重複這一句話，呆呆的、楞楞的。

她感動萬分的看著他拿起深藍色的包拆開，一個能肩揹、側揹的帆布包就這麼出現在眼前，他還進她的工作室拿了她那只「又舊又破」的資料包出來，把裡頭的東西都塞進新包包裡。

「大小果然剛好，再多都塞得下，還有空間給妳放些小東西。」將拉鍊拉上，司空湖滿意自己帶回來的禮物頗實用。「帆布包做了防水處理，下大雨都不怕……」

司空湖說了一大堆，都沒聽見她的聲音，他停下展示看向她。

結果看見的不是他預料中的驚喜—之前給她帶小東西回來，她開心得跟什麼似的，怎麼這回卻是給他這個臉？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神情，像快要哭了……

「不喜歡？」司空湖不禁想，是不是他挑的禮物不合她心意？之前帶給她的都是順手拿回來的東西：代言廠商給的手套、劇組演員送的零食……那些小東西帶回來給她時，她臉上的滿足和開心給他心中一擊，覺得自己失職。

隨便一個小東西都讓她那麼開心，不是什麼名牌包、高級絲巾，她卻一臉的喜不自勝，一、兩次下來他開始感到愧疚，明明他回來都不會空手，會給媽媽帶禮物，怎麼就不會給自己的妻子挑呢？於是這回他特地給她挑了兩個包包，想看她開心的表情，結果禮物送了，她開心的表情卻沒有看見，令他有些失落……這時司空湖才忽然明白，這樁他歸類為責任的婚姻，在狄曉嵐的容易滿足以及不埋怨的等待下，他漸漸的對這個「室友」上了心。

明明就能委託助理帶回來給她的東西，偏要自己親自送給她，就是想親眼看見她開心的笑容。

「那妳喜歡什麼？」司空湖看見她的表情有種自己做錯事情的尷尬。「跟我說，我下次帶回來給妳。」

說不出話來的狄曉嵐只能用行動表示，她毫無預警地撲進他懷裡，張開手臂環抱住他。

「我好開心。」她用力抱緊了他，激動的發抖，完全不掩飾自己的心情。

這不是他第一次給她帶禮物，但卻是第一次她感受到這份禮物的「用心」，不是隨手塞進行李箱裡的小東西，也不是上頭有大大的標誌彰顯尊榮的名牌包，而是真真切切看見她的需要，給她帶回來的禮物。

她是不是能夠貪心的想著，經過四個月的婚姻生活，她有一點點被放在他心上了呢？

狄曉嵐不能否認她越來越喜歡司空湖、喜歡他的陪伴，日日都期待著他的歸來，儘管他一開始坦言他看待這樁婚姻就只是「責任」兩字，但他做的超出她的預期，讓她錯覺這就是愛情。

喜歡上自己的丈夫是再簡單不過的事，她覺得自己很沒出息，司空湖不僅僅是她的初戀，同時，也是她現在喜歡的男人.....

「你送我什麼我都喜歡，可是這個包包.....是我目前最最最喜歡的。」喜歡到她想哭，喜歡到想到明天他就要離開了，接下來又是長達一個多月的分別就覺得難過。

她很喜歡，喜歡到要哭了。司空湖心底湧上一股熱潮，有股想抹掉她眼淚的念頭，他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種熟悉又陌生的情感。

「喜歡就喜歡，怎麼哭了？」捧起她的臉，他用拇指抹掉她眼角的水光。

「喜歡、開心.....可想到你明天就要走了.....」就覺得有點難過。狄曉嵐不敢把心事都說出來，怕說了，會變成麻煩的女孩。

沒出息吧，結婚了，她是司空湖的太太，卻害怕著這份從天而降的幸運會突然離她而去。

她不說，不說了。狄曉嵐用力抱了一下司空湖，再踮起腳尖親了他臉頰一下，一轉眼又是滿臉的笑容。

「謝謝你，我很高興你帶給我的禮物，但是以後不要破費也不要費心思了，你工作忙，日夜顛倒的，拍戲都沒能好好休息，我想要你多休息不要弄壞自己身體了.....」

站在懷中的女孩雙手貼在他胸前，叨叨絮絮的說著，不要他為她費心，司空湖又想起來，他總是聽見她叮嚀自己要注意身體、要好好休息，但從來不說她一個人在家中等待的寂寞。

怎麼可以.....這麼的令人心疼？

他覺得隨著每次短暫的見面，他越是對這個女孩上了心。

「剛剛那是什麼？」司空湖很突然的打斷了狄曉嵐的念叨。

「啊？」狄曉嵐被突如其來的打斷，整個人傻了。

「這個。」司空湖點了點臉上剛才被她吻的部位。「什麼意思？」

轟的一聲，宛如原子彈在腦中炸開。狄曉嵐紅著臉支支吾吾的說那是「謝意」。

近在咫尺的女孩身上散發著乾淨的肥皂香，不是濃郁的香水味，而是清新、乾淨的味道。

「就這樣？看來妳沒很喜歡啊。」語氣中帶著失落。

「我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的！」狄曉嵐急著解釋，下意識地抓住他身上背心，拉近了兩人距離。

「既然很喜歡，那要怎麼謝我？」趁著她又主動向前，司空湖乾脆將她困在雙臂與胸膛之間。

她身上的清新氣息更撲鼻而來，他喜愛她身上的氣味，那令他有些控制不住，情不自禁加緊了擁抱。

他宛如銅牆鐵壁令她無處可逃，狄曉嵐不禁臉紅。

司空湖的聲音是屬於低沉的，他那被粉絲說聽了耳朵會懷孕的低音，此刻更為低沉，有股危險的味道。箝制在腰間的雙手充滿了男性的力量，她此刻臉紅不是因為收到禮物的喜悅，而是察覺到他的慾望。

他們結婚了，而他是個傳統的男人，認為夫妻就應該一同生活，於是登記那天便讓她搬到他的住處，夜晚睡同一張床。

身心健全的男女躺在同一張床上，又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他又是正常男人，自然沒有放過她，只要他回來，他們必然會發生親密行為。

可無論多少次，她面對他的求歡還是會感到緊張無措、害羞臉紅，還有更多更多的開心。

因為她是個不特別的女孩，不漂亮身材又不好，但他卻想要她.....

「我、我不知道。」掙脫不了他的懷抱，狄曉嵐羞得不敢看他的臉，只能把頭埋在他胸前低頭裝鴕鳥。

可她的躲藏更受制於男人有力的擁抱，而她低下頭來露出發紅的耳殼，提供男人更大片的攻掠範圍。

感覺到自己的頭髮被撥到身後，接著是濃烈的男人氣息朝她撲天蓋地襲來，吻在頸間的唇侵犯了她最敏感的部位，她瑟縮著想要逃。

她生澀的反應引起男人的征服慾，及那股與生俱來的辣手摧花習性。

「怎麼會不知道呢，昨天才教過妳。」司空湖覺得自己精蟲衝腦了，滿腦子想脫了她身上的衣物，跟她做愛。「忘了？」明知道她的耳朵敏感，偏要在她耳邊輕聲說話，引得她全身顫抖。

他不是沒談過感情更不是沒碰過女人，在演藝圈多年雖然低調、私生活保密，可也談過幾段短暫的戀愛，但他向來自律不貪戀女色，從來沒有一個女人能讓他失去自持，偏偏懷中這個女孩，他的妻子，就是讓他沒有自制力，忍不住想欺負她、看她害羞發抖的模樣。

「你、你的行李還沒收，我、我明天還要上班，你……一早就要走了……」狄曉嵐弱弱地抗拒著。

「嗯哼，明天一早我就要走了，下次回來起碼一個多月，為免妳又忘了，今天晚上我就好好教妳吧，讓妳想忘都忘不了。」不讓她再做垂死掙扎，行李什麼的，明天再說吧。

司空湖攔腰將她抱起，吻住她逸出口的驚呼，抱著她走向臥房，腳勾了門，砰一聲關上了。

儘管關上了房門，但女孩禁不住男人侵略的嚶嚶、男人進犯時粗喘的聲響，隱隱地傳出了房門外……